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巴 枯 宁 言 论

(供 批 判 用)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巴 枯 宁 言 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本书是供批判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本中使用的著作索引

- M.A. Bakunin.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1934.
M.A. Bakunin.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1935.
M.A. Bakunin.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1935.
M.A. Bakunin.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Петербург, 1919.
M.A. Bakunin. Наблюдения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 Петербург—Москва, 1930.
M.A. Bakunin. Наблюдения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I. Петербург—Москва, 1930.
M.A. Bakunin. Наблюдения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II. Петербург—Москва, 1930.
M.A. Bakunin. Наблюдения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V.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30.
L.B. Hachanon.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V. Москва, 1933.
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траст. Издание (1933). Ленинград, 1934.
Ю. Орлов.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его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енинград, 1937.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38.
Michael Bakunin. God and the state. New York, 1910.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巴枯宁言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列宁斯大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83,000字

1978年5月第1版 197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2·137 定价1.35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阴谋家、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在第一国际存在的十年当中，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同巴枯宁阴谋集团进行斗争。在反对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并制定了同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阴谋家、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斗争的策略。为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宁阴谋集团斗争的历史和经验，批判巴枯宁的反革命理论和罪行，我们将巴枯宁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摘要编译出版，为大家提供一些反面教材。

巴枯宁(1814—1876)出身于俄国贵族官僚家庭，1833年在彼得堡炮兵学校毕业后当了沙皇的炮兵军官；1836年到莫斯科，参加当时有名的斯坦凯维奇小组，研究康德、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反动方面，鼓吹同沙皇俄国的现实调和；1840年到德国学习，同青年黑格尔派卢格等人接近，热中于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1843年到瑞士，同魏特林交往密切，深受魏特林的宗派思想的影响；1844年在巴黎经卢格介绍同马克思认识，同时也结识了蒲鲁东，他一开始就对马克思采取敌视态度，而对蒲鲁东推崇备至，接受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1848年，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巴枯宁抱着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目的参加了这次革命。他不是主张欧洲革命力量联

合起来打倒欧洲反动势力，而是力图利用革命形势来建立以沙皇为首的斯拉夫国家，鼓吹根据“种族和血统的神圣关系”，把各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建立联盟统一体。为了这个目的，巴枯宁参加了1848年6月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代表大会和6月12日布拉格暴动。1849年12月，巴枯宁以斯拉夫代表大会代表的身分发表《告斯拉夫人书》，把斯拉夫的民族利益置于欧洲各国革命利益之上。他不顾当时欧洲革命迫切需要各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而宣扬各斯拉夫民族的“共同的历史和血统关系”，要求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上，在各斯拉夫民族之间“建立紧密的兄弟同盟，以便建立一个伟大的自立的机体”，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斯拉夫人才同意参加革命。巴枯宁的这种反动观点受到恩格斯的严肃批判。恩格斯说：“革命是不允许向它提出任何条件的。或者做一个革命者，接受革命的一切后果，不管这种后果是什么，或者投入反革命的怀抱，有朝一日不知不觉地（也许是事与愿违地）发现自己同尼古拉和文迪施格雷茨处在同一阵营中”^①。

布拉格暴动失败后，巴枯宁逃往德国，参加1849年5月德累斯顿起义。起义失败后，巴枯宁被捕，后来被引渡给俄国政府。在狱中巴枯宁向沙皇写了《忏悔书》，奴颜婢膝地向沙皇低头认罪，伏地求恩，供认自己“罪大恶极”，“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说他参加革命是“由疯狂走向疯狂，由错误走向罪过，由罪过走向犯罪”，从而成为可耻的叛徒。沙皇尼古拉死后，巴枯宁又向亚历山大二世写悔过信，“诅咒自己的错误、迷妄和罪行”，表示要“用行动来补偿自己的过去”，“用汗和血来洗刷”自己的“罪行”，再次暴露了无耻叛徒的丑恶嘴脸。

1857年，巴枯宁被减刑，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41页。

放期间，巴枯宁受到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巴枯宁的亲戚）的百般照顾，享有在整个西伯利亚旅行的特权，因而对其感恩戴德、唯命是从，实际上成为沙皇总督的幕僚。他为穆拉维约夫歌功颂德，称赞沙皇的这个鹰犬是“优秀人物”、“朴实的民主主义者”、“俄国的救星”等等，希望穆拉维约夫担负起解放斯拉夫民族的重任。他无耻吹捧穷凶极恶的扩张主义者、沙皇侵华的得力干将穆拉维约夫侵略中国的罪行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事业”、“阿穆尔〔即黑龙江——编者〕的丰功伟绩”。这充分说明，巴枯宁是老沙皇侵略扩张政策的吹鼓手。

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到英国后，仍然坚持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立场，为沙皇游说，吹捧“亚历山大二世终究是统治过俄国的一位最伟大、最受爱戴、最强有力的沙皇”，美化罗曼诺夫王朝，希望沙皇“成为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和首脑”，领导斯拉夫人进行种族战争，建立大俄罗斯帝国的霸权。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煽动，曾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痛斥：“就是这个从1868年以来一直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人，在1862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扬种族战争。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他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①。

1864年，欧美各国先进工人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成立了群众性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第一国际。巴枯宁隐瞒了背叛革命的可耻历史，混入了第一国际。之后，他到意大利进行活动。他口头上接受国际的委托，答应要为国际的事业效力，在意大利为国际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可是他到意大利后就把国际的委托置诸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92页。

后,脱离国际而搞他的宗派活动,后来又在瑞士加入为了同国际对抗而建立的资产阶级组织和和平自由同盟。

1865年,巴枯宁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宗派组织国际革命协会。巴枯宁在为这个宗派团体起草的章程和纲领中,较系统地说明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以后,他在各种著作和小册子中把这个纲领中的观点发展成为一整套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巴枯宁主义。

巴枯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破产的小资产者的绝望情绪,带有疯狂性和破坏性。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巴枯宁主义都直接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

巴枯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个性绝对自由,反对权威,消灭一切国家。巴枯宁认为自由是人性的最纯粹的表现,权威和国家都是对人性的最彻底的否定,因而是绝对的祸害,为了实现个性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必须“无条件地排除权威原则和国家的必要性”。他声称“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的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一律看作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巴枯宁主张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认为继承权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和国家存在的重要条件,因此他要求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作为解放劳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既然是主要祸害,那末工人阶级就必须放弃一切政治活动,因为在国家中进行政治活动,就等于承认国家和延长国家的寿命,因此他宣布:不是直接和立即消灭国家的任何政治行动都是反动的。巴枯宁否认无产阶级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而把流氓、游民、强盗看作是实行社会革命的不可战胜的和摧毁一切的力量。他反对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只要有

一百名身有“魔胆”的阴谋家的密谋组织就足以实现欧洲革命。

巴枯宁用来同马克思主义对抗的这些理论，都是不成样子的，是东拼西凑的杂拌。消灭国家的理论主要是从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那里抄袭来的，废除继承权的主张是拾圣西门主义者的余唾，放弃政治活动的观点是蒲鲁东学说的再版。所有这些理论，早在四十年代就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得体无完肤。巴枯宁对工人运动的主要危害是他的阴谋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①。

1868年巴枯宁在日内瓦重新加入国际后，便大搞阴谋分裂活动，暗中策划篡夺国际的领导权。恩格斯指出：“**这位道貌岸然的君子到处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的最忠诚的先进战士，暗地里却密谋篡夺整个领导**”^②。

巴枯宁重新加入国际的时候，国际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已经得到充分巩固和迅速发展。他意识到，“**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他就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③。为此，巴枯宁在国际内部建立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组织，作为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工具。这个秘密组织在公开场合承认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暗中却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它的成员打着国际的旗帜，到处骗取工人的信任，窃据领导地位。它把国际的会员分为“亲信者”和“非亲信者”。巴枯宁把被他拉过去的国际会员封为“亲信者”，利用他们对第一国际的基层组织实行分化瓦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页。

在国际的支部内组织秘密支部。各秘密支部服从阴谋集团的统一命令，并通过事先策划好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这个阴谋集团利用秘密组织的力量把它的成员送入各个地方联合会、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以便把国际的各层组织抓到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巴枯宁的阴谋组织表面上是国际的一部分，实际上则是“国际中的国际”，“国中之国”，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恩格斯揭露说：“同盟从一开始就企图成为我们协会内部的一个特殊的贵族集团，一个有自己的纲领、享有特权的上等人物的派系”^①。

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目的，是要用巴枯宁的形式上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纲领和路线，来代替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和路线。

巴枯宁及其拥护者本来是一伙极右派。可是，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巴枯宁和他的门徒用极“左”的革命词句把自己打扮成最激进的革命派，鼓吹要实行“激进的革命”，宣扬要一举消灭一切国家、消灭一切权威、消灭一切权力、消灭一切社会关系，叫喊“我们的事业是可怕地、彻底地、普遍地、无情地破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没有头脑的侏儒谈吐可畏，摆出一副吓人的样子，想在他们自己眼中显示出革命巨人的姿态”^②。巴枯宁还骂别人不革命以显示自己最革命。他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太资产阶级化了”，吹嘘他那一套思想“无疑是国际中所提出的一切体系中最先进的体系”、“无疑是对国际纲领的最后的、最正确的、最彻底的和最好的表述和说明”。实际上，巴枯宁派正是要用这种极端革命的叫嚣和自我吹嘘来掩盖他们的纲领和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要消灭一切国家，“其实，这是胆小如鼠的人乔装为革命者的绝妙手法”^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3页。

② 同上书，第4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3页。

因为他们攻击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自卫的抽象的国家，而丝毫不去触动具体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如此，他们对于压迫劳动者的沙皇制度国家和波拿巴主义国家非常佩服，而对于巴黎无产阶级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巴黎公社则竭力反对；他们要消灭一切权威，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沙皇和拿破仑第三的反革命权威备加赞扬，称颂亚历山大二世是“庶民的沙皇”、“善良的沙皇”，向拿破仑第三高呼“皇帝万岁！”而对马克思的革命权威则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要消灭一切权力，说什么建立革命政权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新的欺骗和背叛，凡是主张建立革命政权的革命者都是他们的“天然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巴枯宁派在1873年西班牙起义中同镇压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流合污，帮助资产阶级共和派取得政权，并出席资产阶级的政府委员会，从而断送了这次工人起义；他们要消灭一切社会关系，叫喊要“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和任何人”，这并不妨碍巴枯宁的信徒去同政府的秘密警察建立特殊的关系，也不妨碍巴枯宁欣赏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关系，把国际的使命歪曲为“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大家庭”，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北美合众国作为他的无政府主义联邦制的典范。可见，巴枯宁的破坏一切的事业，并不是要破坏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而是要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国际工人运动，要用巴枯宁的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极右派的纲领代替国际的阶级斗争纲领，以便把工人运动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是流氓无产者和游民。

巴枯宁把社会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纠集在自己周围，把流氓、文丐、特务、密探、奸细收罗到他的阴谋组织中，利用这些社会败类作打手，不断向国际总委员会发动进攻。马

克思恩格斯说：同盟是一个由“奸细密探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匪帮”、“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的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①。

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政治纲领是反对权威。

反对权威，鼓吹绝对自治，宣传无政府状态，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核心，也是巴枯宁在国际中进行阴谋活动的核心。巴枯宁在国际中到处鼓吹反对权威，绝不单纯是进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宣传，而是把反对权威作为政治武器，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打击以马克思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巴枯宁先给权威定罪，把它说成是“奴役和精神堕落与道德败坏的源泉”，然后要反对什么，就说它是“权威主义的”，要打倒谁，就给谁扣上“权威主义者”的帽子。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夺取政权，建立革命的专政，巴枯宁就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必须抛弃，代之以巴枯宁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坚决维护革命的权威并在国际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巴枯宁就攻击马克思“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从脚跟到头顶都是个权威主义者”，要加以打倒，代之以实行绝对自治的所谓的集体革命力量，并叫嚷“我们不需要领袖，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容忍有领袖”；马克思领导的国际总委员会具有很大的革命权威，是领导国际会员同内外敌人战斗的司令部，是巴枯宁篡夺国际领导权的主要障碍，巴枯宁就宣布总委员会是个权威组织，要铲除它的“权威主义的倾向”，把它变为一个没有任何纪律、没有任何权威的通讯统计局。总之，在国际中，“巴枯宁派对什么一不如意，他们就说，这是权威的，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作出了永远的判决”^②。实际上，巴枯宁并不是不要权威，不是不要领袖，而是以反对权威为借口来树他自己的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5、5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9页。

威，用打倒领袖的口号来掩盖他想充当领袖和指挥国际工人运动的野心。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巴枯宁的“头脑里是一片无政府状态，那里只容得下一个明确的思想，即巴枯宁应该当第一提琴手”，“在宣扬无政府状态和自治的背后，隐藏着一些阴谋家独断专行地指挥整个工人运动的野心”^①。

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策略原则是：耍两面派；“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②。

一切阴谋家、野心家都是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就是个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能手。

巴枯宁和他的阴谋集团成员把耍两面派作为他们欺世盗名的手段。为了骗取马克思的信任，巴枯宁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向马克思掏心表示忠诚，用最美好的词句赞扬马克思，颂扬马克思是“巨人”，是“很有智慧的人”，是“国际的元老”、“对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说马克思是“防止任何资产阶级派别和思想侵入协会的最有力的障碍之一”，并煞有介事地声明，“我将永远承认这种功绩”，“只有怀有可恶的诽谤成见的人才敢否认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爱”等等，与此同时却对马克思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诬蔑马克思是“教皇”、“独裁者”、“不可救药的幻想家”、“书斋里的革命者”、“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杀气腾腾地宣布，“不仅要消灭国家，而且要消灭书斋里的革命者——国家的拥护者”等等；他口头上大叫大嚷，要“反对一切专政”，认为“对于社会革命来说，没有比专政更令人可恶的东西了”，暗中却指使他的党徒建立“看不见的专政”、“没有权力的外观”的“唯一专政”；他在国际中煽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0页，第19卷第1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页。

反对一切权威、一切纪律，背地里他却指令他的阴谋集团建立“铁的、无条件的纪律”，要求阴谋组织的成员都“自愿地服从它的权威”；他要求国际的组织实行绝对的自治，贯彻“自下而上”的原则，反对总委员会实行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在阴谋组织中他却实行“自上而下”的集中原则，要求它的成员“个个都无条件地服从一个无所不知但无人知道的唯一的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他口头上把团结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说什么“国际建立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的基础”，对工人“团结的最小背叛都是最大的罪行”，事实上巴枯宁正是一切分裂的制造者，是煽动分裂国际的罪魁祸首，当他在讲关于团结的漂亮话时，暗中就在干分裂国际的阴谋勾当。巴枯宁的两面派行为数不胜数，仅举以上数端，已足以说明巴枯宁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特点。

至于造谣、诬蔑、撒谎、诽谤，那更是巴枯宁的惯伎。

巴枯宁在政治上已经成为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为各国反动派效劳的奴才。在马克思主义真理面前，在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的光明正大行动面前，巴枯宁无伎可施。工人不拥护他，广大国际会员不拥护他，他只好靠造谣、诬蔑、撒谎、诽谤来混日子。巴枯宁的秘密同盟“规定自己的拥护者把造谣、伪装和欺骗当做首要的义务，指使他们欺骗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向他们隐瞒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实目的”^①。巴枯宁是同盟这项规定的积极贯彻者。他自己明明是个大阴谋家，背着国际组织阴谋集团，策划推翻总委员会的阴谋，可是他却大造谣言，诬蔑马克思“具有搞阴谋闹分裂的天才”，胡说总委员会是“阴谋的策源地”，总委员会领导下的各级地方联合会都是“受阴谋家和反动分子派别领导的”；巴枯宁明明是个野心家，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在国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8页。

中制造纠纷和混乱，可是他却厚着脸皮撒谎，说什么“谁要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而在协会中散播纠纷和瓦解的种子，他就要负可怕的责任，我丝毫不想承担这种责任”，并倒打一耙，诽谤马克思有“追求权力”、“用自己的思想操纵群众”的野心；在欧洲 1848 年革命中，正是巴枯宁到处鼓吹泛斯拉夫主义，为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可是他却反咬一口，诬蔑马克思“要使欧洲泛日耳曼化”，诬蔑马克思的拥护者“在 1848 至 1849 年却都不是革命者，而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巴枯宁在国际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个地道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可是他却颠倒黑白，说他的同盟是唯一的革命组织，除它以外整个国际都是个反动的集团。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①。巴枯宁的一切欺骗行为恰好说明了他色厉内荏，不得人心。

巴枯宁为了贯彻他的反革命纲领，在国际中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不赞成他的反革命纲领的人，一律被当作敌人，对其进行恫吓和暗杀。凡是支持他的人，不管是怎样的坏蛋，都被封为革命者，引为“亲信者”。巴枯宁宣布：“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纲领已经具备。它是不可改变的。谁赞成它，谁就应当跟我们走。谁反对我们，谁就是一切人民敌人的朋友、我们的敌人”。根据这个反革命原则，巴枯宁要对一切不赞成他的反革命纲领的人“进行战争”，要“用死亡来威胁一切不拥护它的革命者”，加以“无情的消灭”。他狂妄地声称，谁要想革命而又“不参加我们的队伍，那他遭到灭亡就不是我们的过错了”，谁要是参加了他们的集团而又要退出，那就被认为是“不相信他们的革命原理的真实性和有意识地背离团体”，那就要进行“报复”，就要“被从活人的名单中

①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150 页。

除名”。巴枯宁匪帮为了对付不拥护他们的革命者，甚至拟好了“公敌名单”，准备用匕首、毒药、绞索、枪弹来对付他们要加害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曾愤慨地说，巴枯宁匪帮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行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那里，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了普遍的破坏一切的行为，革命已经成了一系列起初是对单个人的然后是大规模的暗杀活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巴枯宁匪帮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搞垮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恩格斯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揭露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罪行时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①。

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的阴谋活动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得到世界各国反动派的赞赏。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必须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必须一举永远地结束由于协会内存在着这个寄生组织而一再发生的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只是浪费本来应该用来反对现存资产阶级制度的力量。同盟既然阻挠国际反对工人阶级敌人的活动，因此它就是在最好地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效劳”^②。

1872年举行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把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开除出国际。通过这场长期、激烈、复杂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出一条十分宝贵的经验：“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③。根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8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③ 同上书，第372页。

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马克思恩格斯于1873年发表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系统地揭露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罪恶活动，公布了关于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材料，把巴枯宁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得巴枯宁再也不能在工人运动中招摇撞骗和进行任何实际活动了。巴枯宁只得以年老多病为借口虚伪地声明退出政治舞台，直到1876年在瑞士死去。

巴枯宁虽然死去一百多年了，但是他的反动思想仍然散发着毒素。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把巴枯宁主义作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库。苏修叛徒集团在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破坏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所使用的阴谋策略，同巴枯宁的阴谋策略一脉相承。不仅如此，多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不遗余力地替革命的可耻叛徒和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巴枯宁翻案，把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叛徒吹捧为“革命者，专制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苏修不顾一切地为巴枯宁翻案，是要用历史上的背叛行为来为他们今天的背叛行为辩护，是要借用泛斯拉夫主义者巴枯宁的幽灵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服务。林彪一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也都是些巴枯宁式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他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制造分裂、搞阴谋诡计时所玩弄的手法，同巴枯宁的手法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了解巴枯宁的反革命理论和实践，对于掌握一切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的活动规律，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会有所帮助。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

1977年12月

目 录

《黑格尔中学讲演录》译者序言(摘录)(1838年4月11日)	1
德国的反动(摘录)(1842年10月17—21日)	2
论共产主义(摘录)(1843年6月13日)	4
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1848年6月初)	8
致格·海尔维格(摘录)(1848年8月上半月、12月8日)	14
告斯拉夫人书(摘录)(1848年12月)	17
忏悔书(摘录)(1851年7—8月初)	21
向亚历山大二世请求减刑书(1857年2月14日)	32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1860年11月7日)	36
答《钟声》(摘录)(1860年12月1日)	61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1860年12月8日)	63
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人民事业(摘录)	
(1862年)	64
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摘录)(1866年)	72
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摘录)	81
在和平和自由同盟 1867 年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摘录)	89
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主义(给和平和自由同盟	
中央委员会的说明理由的建议)(摘录)	
(1867—1868年)	92